

從積極治療到 溫柔陪伴

From Active Treatment to Gentle Companionship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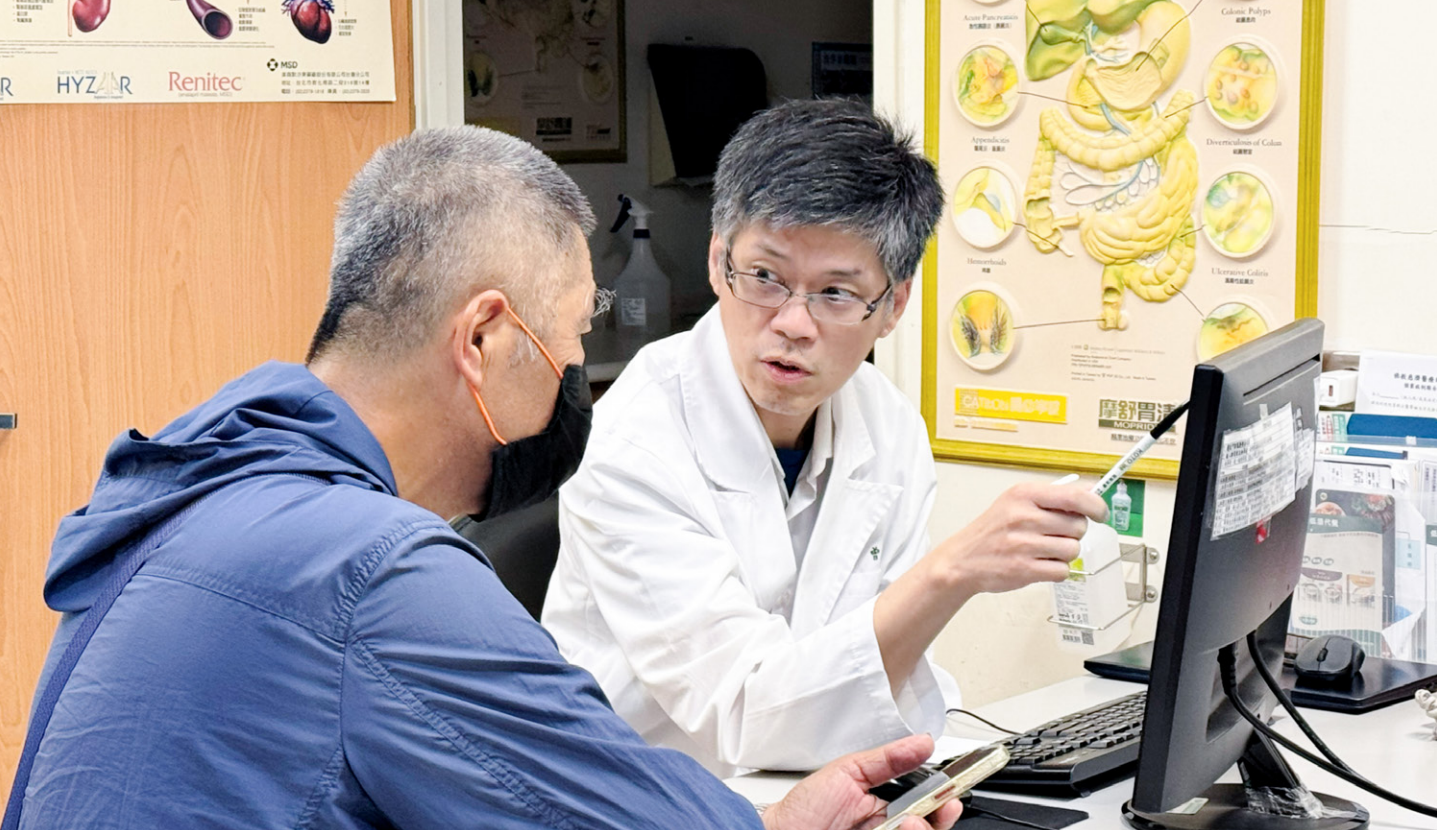


曾志偉

大林慈濟醫院
內科部部長

在肝癌的治療路上，醫師常常看見的是影像上的腫瘤大小、血液中的癌症指數變化，以及下一步該選擇什麼治療。然而，病人真正承受的，往往不只是疾病本身，還有一次又一次治療後的疲憊、對復發的恐懼，以及不敢說出口的害怕。

我曾照顧一位八十歲的女性中期肝癌病人。她有一位女兒和一位兒子，多數時候都是女兒陪伴回診與住院。從確診後，她一路接受了七次肝動脈化學栓塞治療，也接受過兩次放射治療。對醫療團隊而言，每一次安排治療，都是根據病情變化後做出的判斷；但對病人而言，每一次治療都代表又一次住院、又一次等待、又一次副作用與身體不適，她是一位很客氣、很信任醫師的病人。每次在診間，她總是努力保持鎮定，即使身體不舒服，或對病情反覆感到沮喪，也很少直接表達。她常對我說：「醫師，我只相信你，你醫術很高明。」這句話讓我感動，但也讓我心裡很清楚：



我其實只是下醫囑、做判斷的人。若沒有護理師在病人身邊細心觀察、安撫情緒、說明衛教、協助家屬溝通，照護不可能做到善與美，也不可能真正貼近病人和家屬的需要。有一段時間，因為病情反覆發作，加上治療後的不適，她開始對繼續治療產生懷疑。面對醫師時，她仍然說「都可以」，但護理師發現，她的沉默其實不是完全接受，而是疲倦與失望。護理師主動關心她的症狀，耐心解釋治療後可能出現的反應，也提醒女兒返家後要注意哪些警訊。當病人不好意思在醫師面前說出不安時，護理師成為她可以安心傾訴的人；當家屬對下一步治療感到徬徨時，護理師也成為醫師與家屬之間最重要的橋梁。

有一次，護理師提醒我：「醫師，她其實很沮喪，可能對治療沒有信心了。」那一刻，我才重新看見，眼前不只是肝癌的治療決策，而是一位老人家是否還有力量繼續走下去。也因為護理師及時發現、安撫與陪伴，她才能比較安心地完成一次又一次治療。七年的時間並不短。後來，疾病仍然逐漸進入末期，治療的重點也從控制腫瘤，慢慢轉向症狀緩解與生活品質維持。這時，專科護理師提醒我一句話：「進入到末期了，繼續治療也許只有更大的痛苦，我們是不是要放手？」這句話讓我反思很久。所謂放手，不是不照顧，也不是放棄病人，而是承認生命有它的限制，並且在適當的時候，把照護目標從延長時間，轉向減少痛苦、維持尊嚴與陪伴家屬。末期肝病的照護尤其需要耐心。這位病人後來反覆出現肝腦病



變與腹水，家屬對飲食與居家照護常常感到無所適從。限鹽、限水、營養攝取、排便狀況、藥物使用，這些看似瑣碎的細節，卻直接影響病人的清醒程度與生活品質。護理師一遍又一遍地指導，也協助女兒規畫飲食與照護方式，在家屬疲憊時給予支持。她們照顧的不只是病人的身體，也照顧家屬的焦慮與無助。

這位病人的故事讓我更深刻體會，所謂以人為中心的全人照護，不只是提供最合適的治療，也不是單靠醫師決定治療方向。真正的全人照護，是看見病人的疼痛、害怕、期待與沉默，也看見家屬長期陪伴中的壓力與不捨。醫師的白袍可以判斷疾病，護理師的白衣則常常最先接住病人的情緒與日常困難。

一路走來，我更加相信，好的病人照護一定需要團隊，絕非醫師一人之力。感謝所有護理夥伴，在忙碌的臨床工作中，仍願意多問一句、多看一眼、多陪一段路。因為有你們，病人、家屬與醫療團隊才能彼此理解、彼此支持，也在艱難的治療旅程中，共同走向共榮共好。

白袍與白衣並肩，不只是醫療分工，更是讓病人被完整看見、被溫柔照顧的重要力量。☺